

身體為形而上的道場

——以村上春樹《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

之再詮釋

陳世恩*

摘 要

胡塞爾認為透過「身體感」為起點，經由身體運作的意向性，表達身體對身體自身經驗的探討與反思，不論是透過語言或其他表達形式來呈現對於此探問與反思的回答。本文所關注的重點是：從「身體哲學到哲學的肉身化」過程中，是否能藉由重新理解和闡釋，尋求反向迴路，並進一步找到身體與形而上精神的協調彌合。身體本身即是一個存在的基本表達現象，可見的身體表徵了基本上不可見的意向活動，確認身體為一個基源的表達現象。

關鍵詞：體驗的身體、經驗身體、身體意向性

* 陳世恩，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助理教授，E-mail: chense@cc2.ncue.edu.tw

The Daoist Path of Metaphysics in the Lived Body : A Reinterpretation of Haruki Murakami's "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

*Chih-En Chen**

Abstract

No matter what languages you used or no matter what way to present the inquiry a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body's own experiences , Husserl considered "the corporeality" to be the start. Through the intentionality of the lived body , the corporeality was the expression to the reflection and probe of self-experience. This article was deeply concerned the way from "the philosophy to the mortal of the lived body" whether using the re-cognition and reciting or not. They could think about the way to reverse and further find the coincidence of lived body and meta-spirit. In other words , the lived body expressed the existence of the basic phenomenon. The visible lived body presented the invisible intention and made sure that the lived body was the origin of the expression of phenomenon.

Keywords: lived body, experienced body, intentionality of the body

* Chih-En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ort Pedagog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前言

仲夏初，例行球隊暑訓結束之際，醞釀一場環島之旅，捨棄近期大為風行的單車方式，取而代之是新買的休旅車。終於，一個人，踏入地圖上未標示的路程！不長不短的一段封閉空間的行進，深切體悟身、心二相，處於不相擁有彼此的動、靜兩端，沒有攜帶多餘的行旅衣物，沒有安排任何的探訪，只是帶著地圖以及幾本書。將身體長時間地委身於駕駛座裡，幾近於不動的身體，卻同時相映出內在（或說更多的意識）的疾力奔跑。席間，隨手抽出了《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¹隨著作者跑步的歷程，透過文字語言形成的文本（text），逐一檢視身體主體性所形成的身體哲學。

人不只是以生理學定義的肉體去行動，主要是以體驗的身體（lived body）進駐這個世界。²而胡塞爾（E. Husserl）認為在廣義上，意識這個詞包含著一切體驗。村上春樹以自身「跑步」歷程中，所體驗到身心變化與延伸，以文字語言形式呈現其關於身體哲學的實證經驗，透過文字閱讀，村上春樹意圖將其流動性的生命經驗（含身體經驗）傳遞至閱讀者，因而，理解就這樣出現了。我們試圖理解的目的不是單單為了把握一種事實，而是為了領悟一種可能性，在文字與閱讀中，尋找那奠基的源頭。

人的精神性基於人的質料（*physis*），而每一個個體的人的靈魂生活都建立在他的身體感（*corporeality*）³之上，就身體經驗所引的種種感覺

¹ 村上春樹著，《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賴明珠譯）（臺北：時報文化，2008），11。

² 劉一民，〈球場故事三部曲〉，《運動哲學新論》（臺北：師大書苑，2005），181。

³ 從西方現象學的歷史發展脈絡來說，「身體感」這個概念或許暫時難以找到精確對應的現象學詞彙。有人會說，「身體感」也許與胡塞爾（E. Husserl）在對「身體（*Leib*）」與「肉體（*Körper*）」做區分討論時所說的「身體性（*Leiblichkeit*）」有所

(sensation) 和感受 (affection) 而言,如果強調感覺本身做為事件與不透明狀態來看,身體經驗經常具有不受拘束、無法綜合、流動不居的特質。⁴但村上春樹依其自身習慣表達方式(而表達將生命從意識照不到的深處提升出來),將其身體經驗透過文字語言陳述,亦是開闢了一個狄爾泰 (W. Dilthey) 稱作「由寫作凝固起來的生命表現」⁵的有限領域,藉作者文本呈現,筆者試圖以現象學方法論及詮釋學著手思考身體議題,並進一步釐清身體經驗中以身體意向性與形而上精神之間,除了俱備協調彌合 (coincidence) ;是否思考身體時,身體對身體經驗自身亦同時具有反向思考的路徑,而身體經驗能兼具主客體性,形成創造及超越的層次。

二、研究方法

身體可以是工具,是媒介,是符號,是形式,是我們期望與意圖……等;但身體也可以展現出屬於自己本身真實的一切。⁶基於此,本文將藉由現象學與詮釋學來進行對於村上春樹《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的文本探討。

(一)胡塞爾現象學 (Phenomenology)

體驗是對某種東西的意識,體驗本身的本質不僅意味著體驗是意識,而且是對什麼的意識,並在某種確定的或不確定的意義上是意識。因此體

關聯。「身體感」可以說是身體經驗的種種模式變樣當中不變的身體感受模式,是經驗身體 (lived body) 的形構條件,也可以說是這些模式與形構條件所落實下來的習成身體感受。參見龔卓軍〈身體感與時間性:以梅洛龐蒂解讀柏格森為線索〉,《思與言》,44.1 (臺北,2006.03): 50-51

⁴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06),34。

⁵ 陳岸瑛譯,〈迪爾泰:對他人以及他人生命表達的理解〉,《中國作家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2011-11-29/108040.html>>, 2011.11.29 檢索。

⁶ 陳品秀,〈鏡花「水月」總是空〉,《表演藝術》,71,(臺北,1998.11): 10-13。

驗也潛在地存於非實顯的意識本質中，非實顯的意識可通過上述變樣轉變為某種實顯的我思思維。

我們把最廣義的體驗理解作可在體驗流中發現的任何東西；即在其充分具體性中進行的實顯和潛在的思維行為，而且也是在這一體驗流和其諸具體部分中的真實內在因素中可能出現的任何東西。換句話說，胡塞爾對身體主體的基源分析中，隱隱有一條回歸身體具體存在的存在現象學的描述之路，由身體的基源存在條件，構成「自我」與「他者」的「共同世界」。換言之，如果有所謂「身體意向性」的話，就身體知覺作用／知覺內容的兩重結構來說，身體的知覺作用是實在的，隸屬於心理領域的「事實知覺 (factual perceptions)」，而知覺內容則形成非實在的本質知覺 (eidous perceptions)。

(二) 詮釋學 (Hermeneutics)

詮釋學企圖研究的第一個「領域」無疑是語言，尤其是文字語言。⁷詮釋學就是某種特定的活動，它企圖通過掌握某類記號來再造一種相互聯繫網，一種結構化的整體，這類記號凝結為文字作品或任何相當於文字作品的其他書寫現象。⁸關於文字著作的一切闡釋只是理解過程的合乎技術的造就 (Ausbildung)，這種理解過程延伸至整個生命並與任何一種言語和文字相關。⁹

人對於人不是根本陌生的。因為人表現了自己生存的記號。理解這些記號就是理解人。¹⁰理解主要建立在表達與被表達者的關係上，這種關係包含在每一個被看作理解的體驗中。理解是一種能在之存在，此在的存在方式是：它對這樣去存在或那樣去存在總已有所理解或無所理解。我們把

⁷ 阿斯特等著，《詮釋學經典文選（下）》（洪漢鼎等譯）（臺北市：桂冠，2002），144。

⁸ 阿斯特等著，《詮釋學經典文選（下）》，151。

⁹ 阿斯特等著，《詮釋學經典文選（上）》（洪漢鼎等譯）（臺北市：桂冠，2002），89。

¹⁰ 阿斯特等著，《詮釋學經典文選（下）》，150。

理解的造就自身活動稱之為闡釋 (Auslegung)。在解釋中，理解把其所理解的東西理解性地歸給了自身。¹¹由此推出，理解在這裡就是對意義的重新認識 (re-cognition) 和重新構造 (re-construction) ——而且是對那個通過其客觀化形式而被認識的精神重新認識和重新構造——這個精神對一個與它同質的能思的精神訴說：理解是一種弧形的溝通橋樑；正是這些形式的一種內在化 (internalization)，這些形式的內容才在這內化中轉進與原本具有的主觀性相不同的主觀性中。¹²

在理解過程中，理解與體驗本身發生關係，而體驗恰恰又只是對某種情況中的整個精神事實的覺察。詮釋學在更具普遍性意義上的這種擴展，為在更具基本性意義上的從認識論向本體論的推移做了準備。本文探討過程亦使用「採行距離 (distanciation)」和「吸納會通 (appropriation)」兩大主軸交互詮釋，¹³並從族譜系「以經解經」角度做為再詮釋工具。

三、身體場域與身體意向

運動經驗的反省，已逐漸形成為現代運動哲學研究的主流。¹⁴所有運動經驗的本質，都是身體性的，各種經驗是透過身體，向世界開放，身體使運動富含心理上的意義，又提供運動者一個客觀的基礎。其理由是因為身體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質的；既是知覺的主體，也是被（自己、別人或萬物）知覺的客體。¹⁵職此之故，將就村上春樹《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一書中所體悟之文本，分述形而上本體論精神至存有之間，重新

¹¹ 阿斯特等著，《詮釋學經典文選（上）》，118。

¹² 阿斯特等著，《詮釋學經典文選（上）》，132。

¹³ 劉一民，〈最優運動經驗文本的解讀與重構——一個新詮釋觀點的形成〉，《臺灣師大體育研究》，1（臺北，1995.10）：57-59。

¹⁴ 劉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探源〉，《運動哲學新論》（臺北市：師大書苑，2005），103。

¹⁵ 劉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探源〉，104。

解釋及重新構造以釐清身體經驗所顯然的主客體觀，並能清晰看見精神與物質交會之處的基源，即身體本身是其發生場域，亦可窺知其意向。

(一)「我」為何要跑？

人只有通過自己的行動，通過他的生命的外化，以及通過它們對他人產生的效果來向自己提供訊息。

跑長距離本來就符合自己的性格，只要跑著就覺得很快樂。跑步這件事，應該算是我過去的人生中後天學到的無數習慣中最有益，且意義重大的事情。由於二十幾年來不斷跑步的結果，我的身體和精神大體上已經往好的方向強化和形成。(ch.1; p.17)

在每個人個別被賦予的極限中，希望能盡量有效地燃燒自己，這是所謂跑步的本質，也是活著（而且對我來說也是寫作的）的隱喻。(ch.4; p.97)

這不再是單純機械式的反覆，也不是規定的儀式，而是身體自然要求，想要去跑上跑步。就像乾渴的身體需要有水分的新鮮水果那樣。(ch.6; pp.139-140)

因為並不是有人拜託「我請你當一個跑者」，才在路上開始跑起來的。就像沒有人拜託「我請你當一個小說家」，而開始寫小說那樣。有一天，我突然因為喜歡而開始寫小說。然後有一天，突然因為喜歡而在跑上開始跑起來。不管是什麼事，只要喜歡，就會以自己想做的方式一直做下去。(ch.8; p.172)

在這裡存在著一個從個別的生命表現到生命關係總體的歸納推理。在精神世界中，個別的東西就是一個自我的價值，甚至是我們可以無疑地確

定的唯一的自我價值。¹⁶作者在身體運作下，回顧了身體本體意向，將跑步這樣一件肉體行為推向本體的思維意識，並將身體視為隱喻 (metaphor) 的主體。身體運作意向性不僅有其物理與生理世界的運作條件，同時經常停留在身體運作層次。¹⁷

不過人的基本性格是沒那麼容易徹底改變的，想要一個人獨處的願望，還是經常不變地在在我心中。所以一天就算只跑一小時，藉以確保只屬於自己的沈默時間，在我的心理衛生上就成為擁有重要意義的作業了。(ch.1; p.26)

所以，我靠著不斷在物理上繼續運動身體，有時不得不靠著把自己逼到極限，以療癒、和對抗身上所懷的孤絕感。與其說是刻意的，不如說是憑直覺的。(ch.1; p.30)

然而，剛剛成為專業小說家的我，首先面臨的嚴重問題，就是維持身體的狀況。(ch.2; p.44)

如果以後漫長人生打算當小說家活下去的話，非找出能繼續維持體力，保持適當體重的方法不可。(ch.2; p.45)

要處理真正不健康的東西，人必須盡量健康才行，這是我的基本方針。也就是說不健全的靈魂，也需要健全的肉體。(ch.5; p.114)

就這樣能透過跑步，認識各種人，對我來說也是喜悅之一。(後記; p.203)

客觀身體代表固定的形式 (dead form) ，變成活的形式 (lived form)

¹⁶ 狄爾泰 (W.Dilthey) 著，〈對他人及其生命表現的理解〉(李超杰譯)，《詮釋學經典文選(上)》(臺北市：桂冠，2002)，101。

¹⁷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74-75。

¹⁸；而這活的形式以抽象的意識作用再轉換文字語言的具象呈現，在這裡，我們閱讀出作者將其身體意向透過跑步運動行為，再次迴轉至身體本體性，並試圖透過維持健康、體能的基源，向自體透露生命是創造性的動力過程；換言之，生命包含著意義表現中超越自身的力量。

(二) 身體經驗

感覺並不是現成固定的知覺形式展現，而是我身體之內感官之間的、我的身體和感覺世界之間的溝通和共時化作用。就如同梅洛龐蒂 (M. Merleau Ponty) 所說的這是一種「冥和 (communion)」。透過身體的「運作意向性」¹⁹，梅洛龐蒂談到身體知覺與世界交會中產生的韻律，也就是說，知覺本身會在身體經驗中協調出一種韻律。意識和其客體形成了純由體驗構成的個別統一體。而知覺和被知覺者本質上構成了一種直接的統一體，即單一的具體我思行為的統一體。²⁰

這個階段要耐心累積跑步距離，所以跑的時間成績不是重點，只要默默花時間跑長距離就行了。如果想跑快的話也可以加快速度，不過就算提高速度縮短時間，也要留意讓身體把現在所感到的舒服心情帶到明天。這就和寫長篇小說是同樣的要領。(ch.1; p.13)

全程馬拉松最痛苦的部分聽說是從跑過 35 公里之後來臨的，這件事我是在後來才親身體驗到。(ch.1; p.52)

42 公里而已，隨便跑都可以跑完，可能在不知不覺之間產生這樣傲慢的想法了。健康的自信和不健康的傲慢心態之間，隔牆非常薄。

¹⁸ 劉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探源〉，112。

¹⁹ 「運作意向性」它在任何設定或任何判斷之前就已經在運作，它是「感性世界的邏輯」，這種意向性只能透過它的成果來認識它。參見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 Ponty) 著，《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429。

²⁰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105。

(ch.3; p.67)

不，不要想啤酒了。也不要想太陽。把風忘掉。把報導的事也忘掉吧。意識要集中在把腳交互往前送，除此之外，一切都不要緊。(ch.3; p.77)

雖然有往前進的意願，然而身體卻不聽話。(ch.6; p.127)

我能感受到非常安靜的幸福。吸入空氣，吐出空氣。呼吸聲中聽不出凌亂。空氣非常安穩地進入我體內，然後離開我身體。我沉默寡言的心臟以一定的速度膨脹縮小著。我的肺像勤勞的風箱那樣，規律地把新的氧氣送進體內。我彷彿目睹他們勞動的姿態，聽取他們所發出的聲音。(ch.6; p.133)

身體運作的意向性不僅有其物理與生理世界的運作條件，同時經常停留在身體運作的層次。而「本體感受」是讓我們感到「自己」存在的不可或缺條件，這種自我感應使身體的定位、節奏和動作都在我們「身體的主體」的掌握之中，進而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視為理所當然的默會之知。

馬拉松並不是適合所有人的運動。就像小說家不是適合所有人的職業一樣。(ch.2; p.56)

「只剩下兩公里了，加油！」編輯從車上以開朗的聲音說。很想還嘴：「光用嘴說，是很簡單」但只是想想而已，並沒有說出口。(ch.3; p.79)

終點。好不容易來到終點。絲毫沒有所謂的成就感。腦子裡只「有可以不用再跑」了的安心感而已。(ch.3; p.79)

當然肉體上非常辛苦，有時也會面臨精神快氣餒的局面。不過所謂

「苦」，對這種運動來說，就像前提條件一般。如果和痛苦無關的話，到底有誰會特地來挑戰鐵人三項或全程馬拉松這種費時又費事的運動呢？正因為苦，正因為自己甘願通過那樣的苦，至少在那過程中，我們才能到一些自己正活著的確實感觸。生活的品質，並不在於成績、數字和名次等固定的東西上，而是流動地包含在行為本身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這種認識（順利的話）。（ch.9; p.194）

這些價值感是經由身體所構成的主觀的客觀性，身體因而成了種種意向功能的基礎。胡塞爾認為感覺交纏的內容會在實際直觀的給出中具有（身體）定位，但意向性卻沒有，因而我們只能隱喻地說種種意向跟身體有關聯或者在身體中發生。

（三）身體感

生命歷程在每一個人身上都完成了一種穩固的規定。在這種規定中，存在於他身上的諸多可能性受到了限制。他的本質的形態總是決定著他的每一步發展。²¹依此論之，「身體感」可以說是身體經驗的種種模式變樣當中不變的身體感受模式，是經驗身體 (lived body) 的構成條件，也可以說是這些模式與構成條件所落實下來的習成身體感受。不過，從現象學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身體感」卻成為一個在內與外、過去與現在之間難以名狀的現象。²²

開始跑步以後不久，還沒辦法跑很長距離。我想大概跑二十分鐘，頂多三十分鐘的程度。這樣，就已經喘個不停了。心臟怦怦地跳，腳開始顫抖。（ch.2; p.51）

每天跑距逐漸拉長一點，身體並沒有特別叫苦。沒有受傷，不感覺

²¹ 狄爾泰 (W.Dilthey) 著，〈對他人及其生命表現的理解〉，104。

²²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69。

痛，也不太感覺疲勞，這三個月的跑步特訓就結束了。(ch.3; pp.62-63)

越過那條線，來到接近 50 公里的地點時，身體感覺到，咦，有一點改變的感觸。腳的肌肉好像開始變僵硬。肚子餓了，喉嚨也渴了。(ch.6; p.125)

在跑著之間，身體的各部分依序開始痛起來。右腿一直不停地痛，然後移到右膝，移到左大腿……這樣，身體的各部分輪番交替，開始高聲喊痛。發出哀嚎，提出訴苦，緊急告狀，發出警告。(ch6; pp.127-128)

不過，像這樣並沒有怎麼跑，膝蓋卻喊痛起來。就像人生常見的麻煩事情那樣，這疼痛沒有任何前兆就突然發生。(ch.7; p.146)

呼吸一不順利，害怕就支配了身體，肌肉開始僵硬起來。心臟莫名其妙地怦怦跳起來，手腳開始不聽使喚。(ch.9; p.180)

「身體感」不僅對應著外在對象時產生的動覺、觸覺、痛覺等知覺活動經驗，也涉及了身體在運行這些知覺活動時從身體內部產生的自體覺知迴路²³。換句話說，「身體感」既不等於純粹內在的情緒感受，也不等同於外在物理或社會文化脈絡運作的客觀身體，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身體自體感受，伴隨著第一人稱身體運作的經驗而發生。²⁴

肌肉順利地接受了新的環境，體型眼看著也起了變化。(ch.1; p.21)

我開始想：「光是跑步的話身體可能會變形。不如配合其他競技，塑造更具整體性的身體比較好。」(ch.1; p.21)

²³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70。

²⁴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70。

如果說一個月跑 260 公里算是「認真跑」的話，那麼 310 公里就應該算是「賣力跑」了吧。隨著跑的距離拉長，體重也減輕。兩個半月減了 7 英磅，肚子周圍開始稍微聚集的贅肉也消失了。(ch.1; p.24)

看看這時期自己的照片，身體還沒變成跑者的體型。(ch.2; p.52)

長久持續跑步之後，身體肌肉的配置會完全改觀。不過那時候，一面跑著一面感覺到自己身體的組成正在每天改變，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感覺過了三十歲的現在，我這個人身上，居然還留有許多可能性。那樣的未知部分，透過跑步這件事逐漸一點一點地明白過來。(ch.2; p.53)

只是身體「請這樣做」的自然要求。每天運動身體時，很容易就聽到這樣的聲音。(ch.3; p.63)

如何塑造自己的身體，是眼前最重要的課題。(ch.3; p.69)

無論如何，我的肌肉，現在變得相當堅硬結實。自己不管做多少拉筋，都無法變柔軟。有時候，不得不使勁地用拳頭咚咚地敲打腳變硬的地方（當然很痛），讓肌肉放鬆。就像我有點頑固那樣，不，我的肌肉比我更頑固。肌肉會記憶，會忍耐。某種程度也會進步。但不會妥協，也不會融通。不過不管怎麼說，這是我的肉體。擁有限度和傾向的，我的肉體。(ch.4; pp.100-101)

透過意向性的原始運動，將身體投向世界，身體才活出了時間空間的整體，以身體感的在場帶動了生活時間的感受，並將這些感受編納入經驗之中，讓這些經驗在時空轉換後仍得以回返。²⁵在運動世界中，這些經驗

²⁵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78。

在主體「自我參照 (self-referential)」與「互為主體 (inter-subjectivity)」²⁶的情境下體現而出。

四、身體哲學到哲學的肉身化

一般而言，不論實顯性體驗由於過渡到非實顯性而經歷的改變有多麼徹底，被變樣的體驗仍然與原初體驗具有一種重要的本質共同性²⁷。史賓諾莎 (B. De Spinoza) 曾經力圖證明，「身體不能決定心靈使其思想，心靈也不能決定身體使其動或靜」，身體具有相對地決定心靈思考內容的能力，「心靈並不能永遠同等地思想同一對象，而是按照身體能夠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為外物所激起的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 (image)」²⁸時，我們知道，我們需要一門哲學，這門哲學必須持續不斷地認識身體這「藝術結構」能幹什麼，因為身體有它超越心靈的層次，然後才可能開始談論身體的存在原理。²⁹；其次，身體能夠以被動性向心靈展現它的主動性；再則，身體具有相對地決定心靈思考的內容的能力。

而我們的身體，指的不是那種可能的身體——亦即可以視之為一具訊息機器的身體，而是被我稱之為「我的」的當下身體，必須與相連的身體 (corps) 相互喚醒³⁰。

運動量和所達成的效果，眼看著變差了。不過這也沒辦法，只能看

²⁶ 黃芳進，〈運動「身體主體」經驗探索——「時間性」和「空間性」的省思〉，《運動哲學心靈饗宴》，劉一民等編（臺北市，師大書苑，2005），115。

²⁷ 胡塞爾 (E. Husserl) 著，《純粹現象學通論》，李幼蒸譯（臺北：桂冠，1994），178。

²⁸ Benedict De Spinoza, *Ethics*, ed. James Gutmann (New York: Hafner Press, 1949), 130.

²⁹ 龔卓軍，〈身體與想像的辯證：以尼采《悲劇的誕生》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2。

³⁰ 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龔卓軍譯）（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7），74。

開，去做辦得到的事。這是人生的原則。而且不能只憑效率好壞來做為決定生活方式的價值基準。(ch.3; p.64)

在人生這條高速公路上，不能只在超車道繼續一直跑。(ch.3; p.68)

無論如何還是持續跑。日常的跑步對我來說，就像生命線一樣的東西，不能因為忙就省略，或停跑。(ch.4; p.87)

自己這個存在確實在這裡，附隨著這個也有所謂自己這個意識。(ch.6; p.128)

已經持續跑了這麼長的時間，肉體上不可能不痛苦。不過那時候，疲憊這件事，對我已經變成不是那麼重要的問題了。或許疲憊這件事，在我身上已經以所謂的「常態」來自然接受了。有一段時間騷動沸騰的肌肉革命議會，對於現有狀態似乎已經放棄再一一抱怨了。已經沒有人再敲桌子、沒有人再摔杯子了。他們把疲憊當成歷史的必然、革命的成果，並默默包容著。而我則化為只有規律地前後擺動手臂，把腳一步步往前踏出的自動化存在。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管。一回神時，連肉體的痛苦都幾乎消失無蹤了。或許像基於某種原因而無法處分的醜傢俱那樣，被推到某個眼睛看不見的地方去了。(ch.6; p.131)

我是我，我也不是我。那是非常安靜的，靜悄悄的感覺。(ch.6; p.134)

在任何領域，生命表現和精神性的關係都是通過一個共同性的規則來確定的。生命表現不僅是那些意指或意味著某種東西的表達，而且還包括那些無意表達精神的東西，然而卻使這種精神的東西為我們所理解的一切東西。因而，我們可以從表現出發，通過一種歸納推理，理解一種整體關

係。³¹ 即我的身體既是能見者 (voyant) 又是可見者 (visible)。身體凝視萬事萬物的同時，也能凝視自己，並在它所見之中，認出能見能力的「另一面」。³²

人的思想會隨著肉體的死，就那麼乾脆地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
(ch.4; p.90)

寫長篇小說的作業，我認為根本就是肉體勞動。寫文章本身或許屬於頭腦的勞動。但是要寫完一本完整的書，不如說更接近肉體勞動。
(ch.4; p.93)

身體雖然沒有實際移動，但那剝削著骨肉般的勞動卻在體內不斷地動態進行。當然想事情的是頭腦 (mind)，但小說家卻穿上「故事」這樣的裝備以全身在思考著，這種作業作家來說，要求使出渾身解數的肉體能力——往往到殘酷役使的地步。(ch.4; p.94)

換句話說，人的精神，可能是被肉體的特性所左右？或者說，精神特性對肉體的形成能發揮作用？或是精神和肉體彼此密切影響、互相作用呢？(ch.4; p.99)

隨著時間的經過，肉體不管願意與否終歸會消失。遲早會敗退、消滅。只要肉體消失(終究會)，精神也就失去寄託的場所。(ch.5; p.116)

雖然說來奇怪，不過跑到最後，不只是肉體的痛苦而已，連自己是誰，現在正在做什麼，大體上這些事都從念頭中消失了。這應該是很奇怪的感覺，但我連感覺到那奇怪是奇怪都辦不到了。在那裡，所謂跑步這個行為幾乎已經到達形而上的領域了。首先行為在那

³¹ 陳岸瑛譯，〈迪爾泰：對他人以及他人生命表達的理解〉，《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2011-11-29/108040.html>〉，2011.11.29 檢索。

³² 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眼與心》，81。

裡，就像附隨在那上面才有我的存在。我跑，故我在。(ch.6; p.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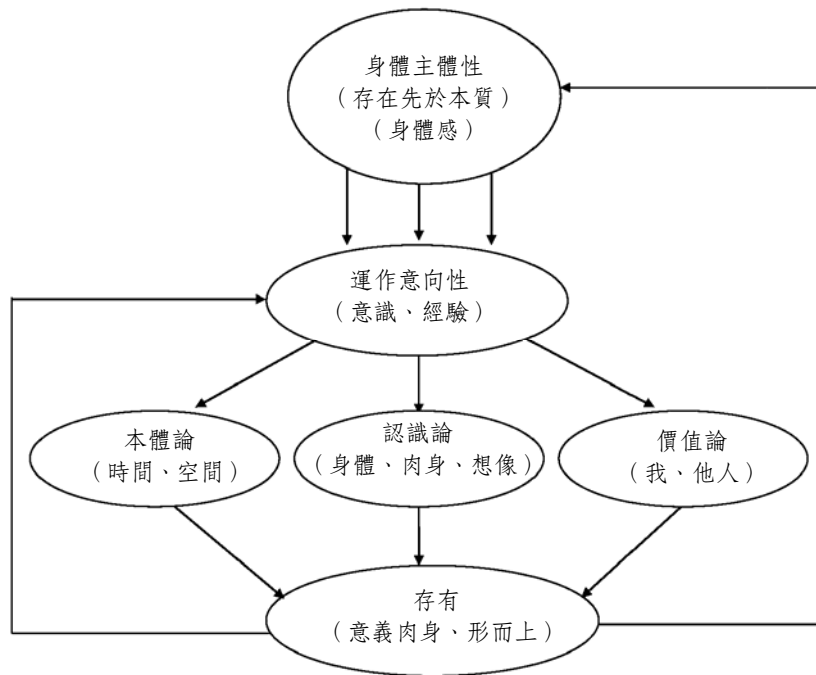
因為我不是以語言，而是透過身體實際感覺，如此而已。(ch.6; p.133)

我睜大眼睛，探視著自己身體的內部。想看出可能存在那裡的東西的模樣。但就像我們的意識是迷宮一樣，我們的身體也是個迷宮。到處充滿了陰影，到處都有死角。到處充滿了無言的暗示，到處有雙重意義在伺機蠢動。(ch.7; p.153)

感覺根本沒有任何一面，它在主體和客體之間是無法溶解的，以現象學的意義來說，它是在世存有。同時，我在感覺中生成變化，某些事情透過感覺而發生，一種感覺透過另一種感覺而發生，一種感覺在另一種感覺裡發生。在邊界狀態中它是同樣的身體，同時是主體與客體，給出感覺也接受感覺。自由想像因為無法脫離其「身體感」，因此，自由想像的客觀性就在其透過身體所進行的歷史表達中來面對，「歷史表達」將打開一個類似尼采「隱喻」的「意義肉身」向度。人乃是一個肉身化的主體，他的認識定位在宇宙中，事物以透視的方式提供給他(而透視從他的本己身體出發調整方位)³³。自由想像並不是一種毫無基礎條件的自由，它對本質的自由變異，必須奠基於身體知覺，同時這種基礎並不「決定」想像內容，但卻要求想像內容的「肉身化」，也就是要求想像內容成為具體可感的表達。³⁴ (如圖一)

³³ 楊大春，〈肉身化主體與主觀的身體——米歇爾·亨利與身體現象學〉，《中國論文下載中心》，<<http://www.tianyabook.com/xueshulunwen/23.htm>>，2011.11.29 檢索。

³⁴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33。



圖一 主、客體雙向迴路

伍、結論

身體哲學在思考回返於主體化作用 (subjectivation) 的當下創造狀態時，現象學與後現象學的思考能為我們的「當下」身體狀態，特別是當代身體哲學的視覺問體脈絡，給出什麼樣的嶄新思考之線。³⁵於是，就存有學而言，不再有純粹自由的想像，也沒有純粹蒙昧的身體，身體知覺總是保有超越事實層面的「本質知覺」想像活動，而自由想像總是需要援用身體知覺來落實。

³⁵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17-18。

身體本身即是一個存在的基本表達現象，可見的身體表徵了基本上不可見的意向活動。³⁶「身體」因此成為彰顯詮釋作用的基礎中介，身體本身存在的原理乃是作為混沌世界的基礎詮釋，而隱喻正是文化世界不斷排斥、吸收、發展、消亡的肉身。從認識論觀點看，終極的原理不是身體，而是「詮釋」——這個哲學問題，「身體」只是這個基礎詮釋作用的隱喻。³⁷身體主體是肉身化的主體性，它雖然侷限了我們的觀點，卻是形構出「在世存有」的根本出發點，藉由身體主體的「運作意向性」，村上春樹重新闡明身體主體，形構出「存有」之時空感受、慾望活動、意義指向的存在完形結構。³⁸肉身化就在於「擁有肉」，進而言之，「成為肉」這一事實。這意味著，肉身化的存在不是一些不能感受或體驗任何東西、不能夠意識到自身或事物的惰性的身體。³⁹透過身體，我們得到了一種「形而上的安慰 (metaphysical comfort) 」。

基於「身體」作為演繹形而上的場域而言，勢必「身體」將客體化（第三人稱描述），亦即在村上春樹的《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文字語言所形成的文本中，其身體經驗與身體本質上，均能兼具主、客體性，並對其文本經過重新認識與重新構造後，進而得知身體是發展形而上精神的過渡介質之一。

³⁶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57-58。

³⁷ 龔卓軍，〈身體與想像的辯證：以尼采《悲劇的誕生》為例〉，5。

³⁸ 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眼與心》，20。

³⁹ 楊大春，〈肉身化主體與主觀的身體——米歇爾·亨利與身體現象學〉，《中國論文下載中心》，〈<http://www.tianyabook.com/xueshulunwen/23.htm>〉，2011.11.29 檢索。

引用文獻

- 狄爾泰 (W.Dilthey) 著，〈對他人及其生命表現的理解〉(李超杰譯)，《詮釋學經典文選(上)》，臺北市：桂冠，2002，93-109。
- 村上春樹，《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賴明珠譯)，臺北：時報文化，2008。
- 胡塞爾 (E. Husserl) 著，《純粹現象學通論》(李幼蒸譯)，臺北：桂冠，1994。
- 阿斯特(等著)，《詮釋學經典文選(上)》(洪漢鼎等譯)，臺北市：桂冠，2002)。
- 阿斯特(等著)，《詮釋學經典文選(下)》(洪漢鼎等譯)，臺北市：桂冠，2002)。
- 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眼與心》(龔卓軍譯)，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7。
- 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 Ponty) 著，《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 陳岸瑛譯，〈迪爾泰：對他人以及他人生命表達的理解〉，《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2011-11-29/108040.html>，2011.11.29 檢索。
- 陳品秀，〈鏡花《水月》總是空〉，《表演藝術》，71，(臺北，1998.11)：10-13。
- 黃芳進，〈運動「身體主體」經驗探索——「時間性」和「空間性」的省思〉，《運動哲學心靈饗宴》(劉一民等編)，臺北：師大書苑，2005，113-131。

- 楊大春，《肉身化主體與主觀的身體——米歇爾·亨利與身體現象學》，
《中國論文下載中心》，<<http://www.tianyabook.com/xueshulunwen/23.htm>>，2011.11.29 檢索。
- 劉一民，〈球場故事三部曲〉，《運動哲學新論》，臺北：師大書苑，2005，
177-191。
- 劉一民，〈最優運動經驗文本的解讀與重構——一個新詮釋觀點的形成〉，
《臺灣師大體育研究》，1（臺北，1995.10）：57-59
- 劉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探源〉，《運動哲學新論》，臺北市：師大書苑，2005，
103-120。
- 龔卓軍，〈身體感與時間性：以梅洛龐蒂解讀柏格森為線索〉，《思與言》，
44.1（臺北，2006.03）：50-51
- 龔卓軍，〈身體與想像的辯證：以尼采《悲劇的誕生》為例〉，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臺北：心靈工坊文化，
2006。
- Spinoza, Benedict De, *Ethics*, ed. James Gutmann, New York: Hafner Press,
1949.